

别了，夏日之夜



别了, 夏日之夜

[緬]德格多蓬内 著

汪大年 姚秉彦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戚鸿才

封面设计：郑路

别了，夏日之夜

〔匈〕德格多蓬内 著
计莲芳 汪大年 姚秉彦 译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5 插页：2 字数：147千
1986年2月第一版 1986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10114·238

定价：0.85元

前 言

德格多蓬内 (te ka tho phon nain) 原名吴钦貌丁，1930年生于下缅甸的沙廉。仰光大学毕业后，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回国后任仰光大学心理学讲师。现任勃生学院院长。

创作初期，德格多蓬内曾模仿缅甸著名作家八莫丁昂前期写作风格。擅长情景描写，用词典雅绮艳。后来则侧重对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描写，并采用推理小说的手法，在缅甸文坛独树一帜。是当代深受缅甸人民喜爱的作家之一。

他的主要作品还有：《真令人担心啊，妹妹》、《不再受奴役》、《细雨濛濛》、《还是以朋友相称》等等。

小说，《别了，夏日之夜》发表于1980年，它是以一对青年男女在火车上邂逅相遇而拉开序幕。

主人公玛纽腊是一位美丽、纯真、善良并富有同情心的姑娘。她聪明、伶俐，才华横溢，十分讨人喜欢。

另一个主人公梭伦纽则是一个机敏、能干、外表潇洒，英俊的青年。可惜在他一表人材的躯壳内却附着一个卑鄙肮脏

的灵魂。他对玛纽腊一见钟情，千方百计地献殷勤、追求她，希望占有她，也想把她作为自己名利地位的垫脚石。

经过一番波折，玛纽腊终于得知，原来梭伦纽为了名和利，将一位不得志的老作家收买在家，替他写小说。然后却以他自己的名义出版。真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功”。而可悲的是梭伦纽却并不知道他豢养的作家偏偏是他自己的生身父亲。玛纽腊在发现梭伦纽的卑鄙行径后，彻底揭开了他的伪装，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

梭伦纽的一切努力和美梦都变成了泡影。落得个被人唾弃的可耻下场。

小说《别了，夏日之夜》从故事的情节发展来看，似乎是以男女青年的爱情为主线，但实际上是描绘了一场看不见的战斗，一场“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它并没有“卿卿我我，情意缠绵”的场面，却以生活气息十分浓厚的情节深刻地揭露了社会上的弊端，鞭笞了那些极端自私、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丑恶灵魂。它也揭示了金钱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那种充满铜臭味的、残酷无情的关系。正象小说中写的那样：“邪恶的贪婪会毁掉一切，即使是父子关系，也逃脱不了被毁灭的厄运。”

诚然，小说并没有分析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本原因。然而，它确实揭露了社会上的一些阴暗面。

此外，小说还涉及到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民族文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这是每个民族最宝贵的财富。独立后的缅甸也和许多第三世

界国家一样，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那些黄色的，海淫海盗的小说、电影、靡靡之音不断涌进这些国家。一些青年由于无知和精神空虚，喜欢、甚至热中于这些东西，从中寻找乐趣、寻找刺激。当然，广大缅甸人民由于深受殖民主义者侵略和压迫的痛苦，对文化侵略是有过切肤之痛的体验。因此，今天大部分人，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年轻人，也都深感抵制西方文化的必要，竭力主张提倡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

小说《别了，夏日之夜》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小说宣扬缅甸古典歌曲的魅力，提倡发扬民族文化，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

小说《别了，夏日之夜》在写作手法和语言运用上也有特色，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独特风格。在故事情节安排上，作者发挥了自己的艺术匠心，把小说一步步推向高潮。例如，对于梭伦纽的欺世盗名勾当，在小说的开头，作者就埋下了伏笔。后来，玛纽腊在老作家都迎纽栖身的大园子里见到红色轿车，三5牌烟盒；见到了都迎纽年轻时期的相片后产生了恍惚的感觉以及看到梭伦纽的新书广告而引起怀疑，直至骗局被揭穿，真相大白于天下。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作者努力运用心理描写和推理小说创作手段的表现。它反映了作者在艺术风格上的独到之处。

作者在小说中，着力在写“情”上。将“景”也融于“情”中。他潜心通过心灵的窗口，描述人物的性格。同时也通过对“景”的描写，进一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样，就在更深

的程度上将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活龙活现地呈现到读者面前，使作品更加具有吸引力。

同时，小说语言精炼、生动而又富于抒情色彩。

作为译者，我们希望能将我国的近邻、“胞波”国家——缅甸的一切优秀作品很好地介绍给我国人民。但是苦于水平有限，难免力不从心。衷心希望读者指正。

译者：计莲芳 汪大年 姚秉彦

第 一 章

唉！都是那帮子朋友干的好事，明知道梭伦纽要出门了，却故意捉弄他，昨晚可真“过”了点头。直到现在他的脑袋还是晕晕乎乎的。

不过，关系倒也不大。早季的清晨，空气格外新鲜、凉爽。火车一开动，就闭上眼睡一觉。估计到勃固时，头脑就会清醒、舒服了。如果还没恢复的话，可以继续再睡。反正离终点站毛淡棉远着呢，有的是时间！

这次总算幸运，弄到了一张头等车箱第一排座位的票。这是个单人座位，旁边没有别人坐。单人独座，清静舒坦。第二排、第三排就都是双人座位了。那可不自由啦！如果再碰上一位俗不可耐、不懂规矩、不讲礼貌的女人，带着大筐提着小篮坐到你身边，可就倒霉了、连脚也没处伸；转个身子都会感到困难。倘若她再带上个孩子，那就更糟糕了。现在倒不错，他这边就是他一个人，宽绰、舒服、自由自在。

梭伦纽朝对面座位看去，座上是空的。是有人还没来，还是车票根本没卖出去、是个空座呢？梭伦纽又朝周围环视

了一下，都已满座。啊！再过十分钟左右，火车就要开了。

如果对面座位上来个带包带筐的乘客的话，那也很麻烦。伸腿就不怎么方便了。他可是早作了打算，要伸直了腿美美地睡上它一觉的。缺觉，再加上那个稍为“过”了点头，使他的两腿肌肉现在还酸疼酸疼的哩！

梭伦纽把两条长腿挺直，伸到对面座位下，合上了眼皮。他在尽量争取时间先舒服一下再说。不过并不敢真的睡着。在这一条线上，他走过多，相当有经验了。有一次，一个小偷装成乘客混上了车。火车刚一开动，趁着车速不快，他一把扯下一位乘客的手表就跳下了火车。车上的人都眼巴巴地望着车下的小偷，束手无策。

毛淡棉列车上的头等车厢真是天知道！木框座椅的椅面和靠垫都是包上了墨绿色塑料皮的很差劲的软垫座位。它不是那种可坐可躺的两用活动椅，都是死座位。所以，你想要舒服一些就只有设法调整自己的身体的姿势才行。

梭伦纽伸直了双腿，仰面斜倚在座位上，暂时让身体自由放松一会儿，但一直留神注意着周围的动静。他心想：如果这一路上，对面座位总空着，那该多好！

但是，梭伦纽的希望落空了！从对面座位旁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和骚动声。

他睁开了双眼。

“啊！”

说实在的，这声音简直不是出自梭伦纽的口中，而是从他内心迸发出来的。声音中充满了惊讶和满意的成份。

“看哪！……”不，用不着旁人怂恿，他自己早已盯上了。

俊美，啊！不，不止是美。秀气？不，这词儿也远远不足以表达！既俊美又秀气；既秀气又俊美。唉！实在是一个完美的形象，白璧无瑕！

姑娘手持车票，好象在对座位号码。她的脸正好侧对着他，所以梭伦纽一眼便看到了她那微向上翘的长睫毛和匀称美丽的鼻梁。

梭伦纽把伸出去的双脚收了回来，问道：

“是A/six吗？”

姑娘扭头朝他看了一眼，没答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A/six 和第一排 6 号是一码事。喏，就是这个座位。”

不知为什么，姑娘脸上挂上了一丝让梭伦纽捉摸不透的微笑。终于她从嘴里吐出了声音：

“对。我是怕弄错了，所以再仔细对一下。”

梭伦纽心里可真有点败兴。

自己本是好心好意告诉她。车票上写着英文，座位上写的是缅文。这一点常常把一些乘客弄糊涂，所以他才多嘴去给她作解释。可是这位漂亮姑娘话里有话，意思分明是说：这她早已知道，无需别人解释。她对这条线路挺熟，是常来常往的。

姑娘准备把行李放好。

她的行李倒不算多。

一只黄色美丽的手工织的挎包，一只中等大小的塑料旅

行袋，一个用布口袋套着的，似乎是方形的东西，还有一只手提藤篮。

姑娘把黄色挎包放在座位上；把小藤篮放在地上，踮起脚尖把旅行包举到了行李架上。

她拿起那件装着方形东西的布袋踌躇起来。再要踮着脚放到行李架上去就不那么容易了。只有站到座位上去才能放稳妥。

梭伦纽坐不住了。

“我来帮你放吧！”

这一次，漂亮姑娘没有拒绝，笑了笑表示同意。

梭伦纽把东西举了上去。这玩意儿说不上很沉，然而也不算轻，布袋底下的东西硬梆梆的，象是个木匣。

“请……请您小心点儿！”

“好的。”

看样子，漂亮姑娘对这件东西很当心。善于忖度人意的梭伦纽小心翼翼地把东西安放好。

“是箱子吗？”

漂亮姑娘笑了笑说道：

“怎么？忌讳吗？不是什么……”

“什么？”

“姑娘家的东西放在头顶上，我怕你腻味。这不是箱子，也不是匣子。”

“那……是什么呀？”

“琴”。

“什么？琴？”

“是的，一把琴。”

“哦！”

“那只塑料包里是一些衣服和零碎东西。”

“喔！没关系！我是不忌讳那一套的。大家都是出门人嘛！”

梭伦纽重新坐下。那姑娘开始放置零星物件。

梭伦纽心里暗自高兴。

对面座位上的旅客不是自己所担心的那种行李特多的人，而是位姑娘。她俊美中透着秀气，秀气中又显出俊美。刚才她放东西时，他又看到她的身材非常匀称、健美。个子不高不矮……。唔，一切都那么适度、和谐。

梭伦纽的睏意烟消云散，想必这一路上再也不会发睏了。命运啊！怎么这么凑巧！

“你上车晚了点！”

梭伦纽试着将谈话继续下去。

“我到车站时并不晚，可我去办托运手续了。”

车快要开动时，姑娘站了起来。

第一排车座在车厢的尽里头。姑娘便走到对面的一个座位窗口向车站张望。列车纱窗外有一位长者模样的人和一位老太太在向她挥手示意。姑娘也摆动着手向他们告别。

梭伦纽随之望去，一眼见到了那老太太，不禁皱了皱眉头。

列车开动了，姑娘重又坐到座位上。

“送你的那位大妈不就是昂妈妈吗？”

姑娘明亮清澈的大眼不觉睁圆了。诧异的目光中含着一丝得意的神色。

“喔，你认识她？”

“嗯，我嘛，可以说跟艺术界还比较接近吧！”

姑娘向他投来了审视的目光。

他明白，这目光是善意的，同时也感觉到了她是满怀怀疑团的。他暗自祈祷：但愿她能继续询问下去。

姑娘没有再问什么，只是望着窗外说了一句与刚才的话题毫不相干的话：

“开车倒挺准时啊！”

梭伦纽是个机灵人。为了达到彼此了解的目的，他故意提了个话头，而漂亮姑娘却避开了这一话题。那么他也得要做到适可而止，以维护自己的尊严。

“嗯，……是挺准时。”

梭伦纽从三5牌香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来抽着。他朝隔壁座位上的乘客瞟了一眼，目光又转向窗外。心里却在打着主意。

这个姑娘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对于列车上的单身女乘客可不能小看。她们往往是有胆识的人，而且还可能超过男人。有时看到的是她只身一人，实际上并不一定。很可能带着同伴或者随从什么的，他们不在这节车厢很可能就在另一节车厢上……。

梭伦纽朝姑娘瞟了一眼。姑娘却没瞧他，只是在观赏窗

外景色。

事情挺叫人犯难。往日里他在火车上遇到过胆大的姑娘，多半是利嘴快舌、天不怕地不怕的，很容易就攀谈上了。而眼前这个姑娘却……虽算不上腼腆，但也决不是泼辣爽快的类型，她给人以自信、矜持的印象。

梭伦纽又回味起刚才的情景。

行李中带了一把琴。送行的人是昂妈妈，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唔！还去托运了行李……。

凡是在这条线上来往的、有胆量的女乘客，一般不会去托运什么行李。跟昂妈妈啦，琴啦什么的就更无缘份了。再论相貌，先不提这俊美与秀气吧，梭伦纽认为所谓相貌者，并非完全指美不美、秀气不秀气而言。首先应该是能体现该人物的气质的外表……。

从一个漂亮、秀气的姑娘脸上是可以观察到某种气质的。譬如说：聪颖、矜持、还有温文尔雅等等等等。

梭伦纽不禁暗暗好笑，他在笑自己。与这个姑娘萍水相逢，竟然在她身上费了那么多心思，自己今儿个是怎么的了？

这个意识使他自己感到有些吃惊了。

他向来不怎么看重女孩子。一般都是女孩子们对他青眼相看。换句话说，他只遇见过垂青于自己的姑娘。所以他对她们一向都不以为然。可是，如今他果真一反常态，竟对这个姑娘刮目相看了么？……

梭伦纽有点不服气了。

为什么要对这姑娘如此垂青？相貌美又怎么样？除相貌

而外，他又真正了解了她一些什么呢？常言道：人不可貌相；闪光的，并非全是金子哩！

梭伦纽将烟头扔到了窗外。他挺直了斜靠着的身子，然后大胆地直勾勾地看着她。

这时，姑娘忙乎起来了。

列车已到达城郊旷野，凛凛的寒风从窗外刮进车厢里。她在使劲关那玻璃窗。

这车厢上的窗子也真够呛！简直可以为之著书列传。它是上下推动式的，没有弹簧开关控制，只是在窗扇的下端两侧各按了一个临时改装的、生了锈的插销。向上开窗时，为了卡住窗子不掉下来，得把铁插销插入两侧窗框上的一排小孔内。插进去很难，抽出来照样极其费劲。

现在姑娘正干着这件极其费劲的事呢！

梭伦纽又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帮姑娘关了窗，然后把自己这边的窗也关好。寒风终于被隔在窗外。

梭伦纽见姑娘正对着他微笑。

他很满意。姑娘并没说什么道谢的话。梭伦纽对此反倒更为满意。他不喜欢为了区区小事动辄就道谢。那是从英国人那儿生搬硬套过来的文明礼貌。他认为完全可以用缅甸人自己的方式来表示谢意，那就是用微笑。

现在姑娘正以感激的微笑望着他。

“什么时候想开窗就告诉我，我来开好了。”

“好的。现在暖和多了。”

梭伦纽更感满意了。瞧！这又是一句缅甸式的表示感谢

的语言。

“是去毛淡棉吗？”

这可不是梭伦纽在发问。

“是的。我到马都班下。可不，也就是到毛淡棉呗！”

姑娘笑了。

“要说坐火车到毛淡棉是有点含糊。你瞧，你想去毛淡棉吧，火车可偏偏只到马都班！”

梭伦纽跟着笑了起来。

“解冻了！”这也是一句英国式的文明语言，是指关系开始融洽了。用确切的缅甸话讲就是：“谈话开始投机了。”

“比起过去来，已经好多了。现在火车已可到达马都班了，以前可只到锡当呢，到锡当以后要坐渡船或舢舨。过河以后还要转一次车。”

“这么说，你过去也走过这条路线罗？”

“是的，我老家就是毛淡棉。”

姑娘不再问了。于是梭伦纽心里感到很不带劲。再继续问下去该有多好！譬如问问：既然毛淡棉是故乡，那么现在住在毛淡棉还在仰光？等等。这样，他们就可以接着谈下去了。自己可以说上许许多多呢！她要不问，自己当然也可以问她：你是住毛淡棉还是去毛淡棉玩？家住哪儿？叫什么名字等等等等。

不过这种亲近人的方式是一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自作聪明的做法，或者属于那种幼稚的人所采用的办法。自己可是个老练的人，必须顾忌到自己的尊严。反正冰块已开裂，渐

渐地自然会融化。旅程还长着呢！有的是时间嘛！

梭伦纽环视了一下四周。他注意到不少人都朝他这边瞅着哩！当然要看热闹罗！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面对面坐着，人家自然会很感兴趣的。斜对面挤在一个座位上的两个青年人正朝他嘻皮笑脸。他们的目光似乎在对他说：

“我们明白，老兄正在向她献殷勤是不是？使劲，加油！”

梭伦纽不禁有些愠怒。这不明明在搥人的伤疤吗？这帮该死的家伙！你们自己呢？碰到这种场合难道你们就不献殷勤了吗？人各有各的运气嘛！不过你们等着瞧吧！我可决不会用你们那一套办法！

梭伦纽一本正经地朝姑娘这边转过脸来。

姑娘的表情也很严肃。看样子她也已感觉到别人正在注视她和他了。

梭伦纽取出一张报纸。

“你看报吗？”

“不，不看。”

梭伦纽的目光又扫了一下斜对面的那两个年轻人。他们仍然朝他嘻笑着。

梭伦纽看着报。可是一条新闻也看不进去。今儿是怎么的了？自己的心思一定是过份地放到了某件事情上了。为什么对周围、对自己、对姑娘都放了那么多的注意力呢？

是他对姑娘发生兴趣了吗？这是毋庸置疑的。他确实对她感兴趣。但这仅仅是一般的兴趣吗？报上的字里行间竟然映出了姑娘的面庞，喔！不仅是面庞，是整个身影……。